

边做环保 边撒谎



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LIES
THE REFERENCE OF EP TO THE PUBLIC

冯永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边做环保 边撒谎



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LIES
THE REFERENCE OF EP TO THE PUBLIC

冯永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做环保边撒谎：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 / 冯永锋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12-3294-9

I . 边… II . 冯… III .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390 号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内文插画

侯奕萌
胡勘平
赵 玥
张 琨
霍者设计院
沈 宏

书 名

边做环保边撒谎——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

BianZuo Huanbao Bian Sahuang—Xie Gei Gongzhong De Huanbao Neican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010-65265923 (发行) 010-65233645 (书店)
世界知识印刷厂
新华书店
980 × 680毫米 1/16 21½印张 2插页
350千字
2009年6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294-9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所有像草一样试图生存并保护自己的人



阴言：不是缺乏科学，而是缺乏情感

2008年12月初，在波兰波兹南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有人认定中国的环保组织“很不专业”，对许多项目最多只能盲目地提出“停建”或“缓建”的要求，而无法参与更多的对话，无法提出合适有效的解决方案。

有一个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国某媒体的“科学记者”撰文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长于意识形态宣传，弱于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对一些环境争议提不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所有问题都用“停建、缓建……”来应对，“这样是不行的”，应当更加专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NGO缺乏科学背景，盲目地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为最高原则。但是因为他们不专业，结果很可能从长远来说反而伤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专业地”写这段话的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颇为要好；“专业地”传播这段话给我的人，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写这段话的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对，传播这段话给我的人也觉得这段话对。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段话“很对很专业”，因为我也算是或者曾经算“科学记者”——在中国，所谓的科学记者，不过是按照业务对口的模式，报道科学新闻、科学事件、科学人物、科学观点的媒体工作人员，本身是不是真懂科学，本身是不是真对科学有兴趣，是很难说的，因此，在我作为科学记者的十多年经历中，经常发现有许多人指责我们“科学记者不科学”；有人甚至认定，报道科学的记者应当在大学期间是学习科学的，研究生期间也是研究科学的，万一上到了博士，博士期间更应当是属于“科学共同体”的，如果你是学文科出身，学英语出身，学新闻出身，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报道科学。

那么，真正的科学家就专业了吗？我想，一个人是否专业，不仅在于



他在本领域内的通达，也在于他的传播能力，更在于他在面对现实的勇气。对于科学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格和尊严，若是在利益面前，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利益集团，其结局，就是在伤害弱势群体的同时，伤害公众，伤害环境，最终，也在伤害自己，伤害自己所提供服务的利益集团。其结局，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得到好处，其结局，是社会因此而长期处于混沌、混乱和野蛮之态中。

因为美好情感没有泯灭，才得以艰难长成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各类型公益组织，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扩张过程，充满了社会纠偏的意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知识缺乏，而在于心灵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财富不足或者能量不够，而在于能量乱流或者说财富滥用；中国现在恰恰不是缺乏科学传播，而在于缺乏情感滋润。你随便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几乎所有草根型的民间环保组织，其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文人或者多少还具备“人文能力”的人，梁从诫等自然之友“四君子”是如此，学哲学出身的廖晓义也是如此，学信息管理出身的汪永晨是如此，当记者出身的霍岱珊也是如此，农村妇女田桂荣是如此，农村妇女韦东英也是如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缺乏NGO传统的国家，这样说，并不等于几千年来我们的民间没有人在做善事，我只想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缺乏有组织、持续性地、多角度地做善事的传统，因为这种愿望随时会被压抑、行为随时会被砍断。

专业化其实没什么稀奇，任何理想一旦机构化、落地化、实践化了，专业化就是必然的事。虽然中国社会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专业化设置了无数的“专业阻力”，但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公益组织都有一种自觉，都知道要机构化地践行理想，必然要专业化。15年的时间，不仅其身上的专业性在逐步充实，关注的角度也在多样化，工作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有效。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上有两点是最可爱的，一是有正确的知识和情感，二是有相对美好的工作方式。

近些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王灿发教授推进的中国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以专业性的法律知识来提升受害者的对话能力；也出现了马军带领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中国污染地图，用中国政府各部门公示的报告，来揭示中国的环境污染真相，以利于公众迅速掌握。即使是被视为最“长于意识形态”的汪永晨和廖晓义，也在长期的实战工作中慢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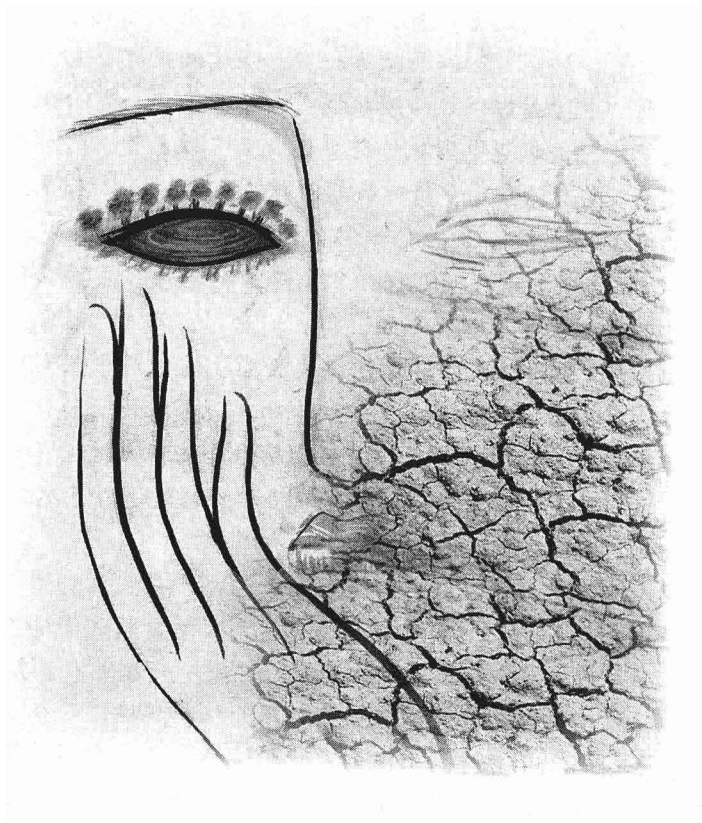
积累着经验。汪永晨向来是第一线的环保人士，她的“第一线性”不仅是写文章快、多，参与速度快、情感浓烈，而在于她一直具备现场调查的基本修养，她三年前就推出的“江河十年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为止对中国西部江河遭受重创实况的最有力的调查研究；而廖晓义从前年开始大力传播“乐和生活”，为此不惜让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机构推倒重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积极参与了灾后重建，想把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建成“乐和家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甚至强力要求自己创办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整体转型，压缩北京办公室，强化四川办公室，目的无非一个，希望找到“中国式环保”的理想模式，希望让正在空心化、弱势化的中国农村恢复元气，希望中国从传统文化身上吸取元气，以补养一下当前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身体空虚、精神脆弱问题。

当我们看到，本该专业的科学家们不专业，或者不在“该专业的时候专业”，而一味地要求民间环保组织们专业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居心叵测的。当我们看到，指责“长于意识形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想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去除身上这份对中国大地、对中国社会的美好情感，蛮横地要求环保组织冷冰冰地专业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科学的——他们是如此的崇拜科学，以至于到了迷信的地步，到了要以科学的名义强力下发“科学专政”的地步。

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社会身上最朴素形态、最基本形态、最常规形态，是文学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支撑。我们没有科学可以活着，但我们没有文学，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

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而在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的人文学情感复苏、中国的传统精神再生、个人生活重归美好，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激发之益。民间环保组织只是一个支点，而它能撬动的，绝不仅仅是专业，而是美好情感。

仅仅有科学和专业救不了中国环境，还要有美好情感才可能救中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好情感，再好的知识也会被滥用；如果没有美好情感，知识该奋起的时候，你却发现，它不是胆小怕事，就是虚弱不堪。



阳言：穿透迷雾，挽回自私，回归权力

上：穿透迷雾

说到底是我们对土地从来没有生成过敬意。

土地伦理，在中国一直是缺少的。河流伦理、森林伦理、草原伦理、湿地伦理、海洋伦理，以及城市伦理，在中国也是缺少的。

如果你关注环境保护，你就会发现许多人在撒谎。如果你关注环境保护，慢慢会发现你的目光有了一种识别假象和谎言的穿透力。

本书重点写了五章，选择的点位，都是中国环境最虚弱的点位。森林是虚弱的，因为人人都可以砍它；草原是虚弱的，因为人人都可以铲除它；河流是虚弱的，因为人人都可以拦截它；湿地是虚弱的，因为人人都可以填平它；垃圾是虚弱的，因为人人都在混乱它。

站在任何一个中国群体聚居的地方，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工厂还是学校，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大院，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缺乏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厕所，放大了来说，就是与排泄物、抛弃物、垃圾有关的“下水道文化”。

一个是公共空间，放大了说，就是与公益精神有关的各种开放精神和合作精神。

你的房子可以无穷大，你的房子也会有厕所，但是你的厕所最多只连接到“市政管网”，至于连接到市政管网之后，你排出的污物流向了何方，你根本不在乎。而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没有市政管网，那么你排放出的污物一定离你不远，最多在300米外，就会从一个管子里缓缓地涌出，流入大自然的沟渠里。

你的房子可以无穷大，你的家可以无穷富有，但你一定不会有舞厅，



不会有沙龙，你对亲戚怀着强大的戒心，你对朋友抱着强烈的疑虑，你与邻居从来不来往，你与陌生人从来不搭腔，你与同事的关系是斗争的关系。你生活得如此的富足，可你却感觉到身边无处潜伏着危险，以至于你的精神永远围着高压线；你好像拥有无穷的自由，可你实际上陷在最深的牢笼里。

因为物质像一个巨大的谎言，把你紧紧地夹在它们的手缝中。你的物质越丰富，你越对物质的能力充满信仰，那夹紧你的手越肥大、越有力，除了在物质的陷阱里窒息而死，你别无出路。

想离开陷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越物质，超越自私。好在这个世界的自私，绝大多数形态都是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因此，当你轻视物质，你的脚下就可能垫上一块砖；你轻视物质越彻底，你脚下的砖越多，终于有一天，它们会帮你垫到足以爬出物质陷阱的高度。

你爬回地面，紧紧地贴在湿润土地的身上，你能感觉到大地的呼吸，你能感觉到它起伏的脉搏，你能感觉到它在对你轻声细语，你能感觉到它的伤口的疼痛，你能感觉到它中毒处的迟缓。

如果有可能，请你恢复对大地的敬意，对自然的诚意。然后你就能诗意地在大地上行走，与大地相依为命。

你会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公共的人，你会想把你所见到的空间，全部变成公共空间。

但也有可能，你慢慢地爬起，你慢慢地站地，你慢慢地走上了几步，你忘记了陷阱里的煎熬，你开始怀念物质的美味，你的内心重新升腾起物质的欲望，然后重跌入另外一个更深的陷阱之中。

中：挽回自私

中国的许多问题，似乎都是因为自私与公益错位造成的。

在许多应当尽情自私的地方，我们自私得不够；而在许多应当纵情地公益的高速路边，我们找不到公益的入口。

或者我们社会的能量一直处在一个被误会和错用的状态。

并不是屏蔽了自私，公益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彻底贯通了公益，自私就不该有其落地生根之处。

恰恰相反，公益的基础就是自私。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无法关爱，那

他有可能关爱别人，关爱环境吗？

一个人可以不关爱自己，但一个社会绝对不可能让其社会成员无法保护自己，无法顺从自己的意志行事。

一个自私得不到充分表达和享受的社会，必然生成无数的阻碍来抵挡公益的普度；而一个被“公益”迷惑得头脑僵化四肢失灵的社会，自私必然成为其内心最隐秘的也最强烈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公益性和自私性，每个社会都在公益与自私之间挣扎和过渡。也许，所谓文明化的过程，就是人类走向公益的过程。

当今是一个能量肆意释放的时代，因此，我们能做的，大概是调理，大概是导流。让树归树，草归草，河流归河流，土地归土地；让人成为人，让自私回归自私的溪口，让公益流向公益的原野。

环境保护首先不是公益行为，而是自私行为。由自私而自益，由自益而公益。

因此，当我们看到社会自私泛滥的时候，我们要欣喜，因为这预示着自益与公益正随之而来。

当我们看到社会公益之花仍旧迟迟难开的时候，我们也仍旧要欣喜，因为从最自私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填补空白的时候。

因此，环境保护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权利回归和权力回归的过程。如果你无法保护自己的自私，很明显，你同样无法保护自然界的自私。

此时，如果你不投身洪流之中，你还在观望什么？

因此，本书写的许多故事，都来自挣扎在自私与公益边缘的人。他们的每一次震荡，都会被这个时代所记忆，也会被后代所遗忘。

但这没有什么，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公益，这就是环境保护，这就是穿透虚伪，看到真相。

下：回归权力

有时候我们经常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尤其在讨论文化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后面叠加上一个“人口”作为基本分析要素。在城市，用高楼时代去思考平房时代，是错位的；在农村，用空心化时代去思考封闭充实的时代，也是错位的。

历史学家赵冈提醒了我这一点，我买了他的好几本书，包括《中国土



地制度史》、《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和《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等。当他分析工业化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提到了人口的影响。在人口基数（人口密度）低于某个基数之时，某些东西会起作用，但当人口基数超过这个基线时，人口就可能起到另外一种作用。他说，当手工作坊的竞争力超过了小工厂的时候，社会的任何聪明智慧都不会花到“企业”上，而仍旧会在家庭作坊中停留；只有当使用人的成本，超过了使用机器、研究机器的成本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有动力去使用机器和制造机器。英国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人的成本高于机器成本；而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是因为一直以来，人的成本就低于机器的成本——因为有太多的人，似乎都生活在负成本、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状态。

同样，他考证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土地“鱼鳞册”（地籍册）及“地主”之后，他在书里告诉我，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又固守土地，所有的人一有了钱，都去买地，以至于土地分散在千家万户手中；每一户人家拥有的土地面积都不大，即使面积稍大的，也是分成许多小块，因为购买的时间不一样，因为你埋头购买土地的时候，别人也在埋头购买土地，互相分割和互相撕咬，很少出现某个大地主集中拥有成片土地的现象——即使偶然出现过一代，也是马上分裂，因为“诸子平均继承制”会让这个家庭的土地很快萎缩和分割。

读完他的书之后，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中国的许多公共问题可能不是简单的“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公有制”差异导致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土地似乎是私有制的，但也没有办法阻挡权力控制集团对人民的盘剥和掠夺。几千年来，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半空中，脚底下踩的只是虚拟的基础，大家都得学习如何像个假人那样漂浮生存；也许植物中的“气根现象”，就是中国人的写照。

说到底还是“权力生长”的问题。当人口众多，人与人之间成为互相监视、伤害的第一要素的时候，人的自私和权力都是被高度压抑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人处于欠缺状态和残疾状态的时间就越长；当时间长到欠缺和残疾已经进入基因，生育和繁衍出残疾、欠缺的下一代是最正常的功业的时候，希图以内生的动力改变这个状态，几乎不可能，似乎只有外部风力才可能对水面有所拂动。

因此，聪明的中国人一直热衷于引进外力，不管是引进外资、引进外智，还是建特区、搞开发区、出去留学、进城打工，走的都是引进外力以

挣脱现状的思路。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根系重回土壤，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内生出自我保护能力。

否则，悬在空中，连自家的领土在哪里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保护动力？哪里来的保护智慧？

权力回归的过程大概是需要代价的。因为它不是来源于恩赐，也不是来源于援助，更不是来源于打压后的激化，而是一边是和平与舒缓，一边是烈焰与焦虑；一边是闲适地享用，一边是被欺凌后的呻吟。在电光火石的交融之中，在受伤害者持久的呼痛声中，一种名叫自主的状态，才可能慢慢地萌发，悄悄地凝聚。

在当今时代，在网络民主、教育普及、经济暖化之时，人口似乎又划了一道新的基准线：当众人无法容忍过去的生活，当众人无法忍受被践踏的环境，这时候，大家会携起手来，一起调整，一起释放。这，大概就是中国内生式的改良。

很简单，当你发现你不再是你，你不再只关心你自己的时候，改良就有可能了。

本书中所有的故事，都与这个“你不是你”，从“小我到大我”的命题相关。

本书中写到的许多人，他们其实都是参与者，像砖石一样垒积了这栋建筑小品。

本书借用了许多朋友的工作和智慧，我试图在每一章的结尾都对其有所注明，并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和谢意；但我明白，其实我所有的文字和情感，都是从朋友们那租借、赊欠来的，因此，感激很难穷尽，敬意盼望凭依。

2009年1月26日（正月初一）



阴 言：不是缺乏科学，而是缺乏情感 / 1

阳 言：穿透迷雾，挽回自私，回归权力 / 5

金章第一：垃圾的进攻 / 1

木章第二：“老树爸爸”再生记 / 59

水章第三：无图腾的狼 / 117

火章第四：江河日上 / 169

土章第五：世界是干的 / 233

中 庸：通电与绝缘 / 301

金章第一 垃圾的进攻







2008年9月4日

如果我们把垃圾也当成一个物种，那么，当前发生的事，就与如何给垃圾找到合适的“栖息地”有关了。

历史不是注定而是碰巧出来的，2008年9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由政府主持的。第二件事也是由政府主持的。第一件事似乎与垃圾有关，第二件事也似乎与垃圾有关。

两件事的前因后果，容我向您慢慢道来，虽然我很清楚，绝大部分细节，都会被时间之沙所掩埋。因为，在全中国的垃圾向我们发起总攻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都可能是假相。

话说2008年9月4日这一天，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委主任尹秀峰，在专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来，朝阳区常营地区部分居民对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臭味问题反映强烈。对此，我代表政府向居民表示歉意。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解决好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存在的问题，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政府相关部门正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综合采取各种科学措施，加快推进治理工作。”

北京市东部的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是北京市规划建设的一个重要市政工程。占地600亩，于2002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垃圾处理量增长迅速。2007年以来，垃圾处理量猛增到每天3400吨至3700吨。

在大量的垃圾消纳过程中，产生了“丰硕充足”的臭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由于已到了填埋垃圾产生沼气的旺盛时期，产气量急剧增加，挥发到空气中；2008年雨量较大，从各居住小区和农村地区收集而来的生活垃圾含水量增多，水分均在填埋场进行处理，加上填埋场还处于运转期，还不能对雨水彻底进行隔离，造成渗沥液增多而产生出臭味；超负荷运行带来暴露作业，作业面气味挥发严重。

为了彻底消除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臭味，北京市市政管委、朝阳区政府组织北京市环科院、环卫科研所研究制定科学治理方案。安装了环长2100米高竿用于喷雾除臭；自主开发57个单体点燃器，把臭气从地下抽上来点燃；同时用1套负压抽气系统将浓度不够点燃的臭气集中起来进